



苑心有晴天

最阴差阳错的相遇，最纠结的百转千回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相知相处，他们是彼此的渡口与救赎
原名《锦绣田园·医女嫁贤夫》

清风莫晚 著

WANXIN
YOUQINGTIAN

中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014036316

I247.57
3333
V2

莞心有晴天

WANXIN
YOUQINGTIAN

清风莫晚 著

最阴差阳错的相遇，最纠结的百转千回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相知相处，他们是彼此的渡口与救赎

中



I247.57
3333
V2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北航

C1723359

目 录

中 卷

第八十六章	舍身助脱逃	213	第一〇五章	苦等提亲人	260
第八十七章	罪有应得报	215	第一〇六章	求母应亲事	262
第八十八章	骨肉终相聚	218	第一〇七章	租铺遇夫子	265
第八十九章	恶人自得报	220	第一〇八章	招工择优选	267
第九十章	言激终瘫痪	223	第一〇九章	双喜开门红	270
第九十一章	放走索钱婆	225	第一一〇章	风光嫁夫子	273
第九十二章	买卖细打算	227	第一一一章	年关团圆饭	275
第九十三章	凑钱请夫子	229	第一一二章	花轿红盖头	278
第九十四章	设宴表谢意	232	第一一三章	拜堂调笑乐	281
第九十五章	含羞应提亲	234	第一一四章	洞房花烛夜	283
第九十六章	佛寺求签灵	237	第一一五章	猎户变款爷	286
第九十七章	赐婚不可违	239	第一一六章	有心摘花戴	288
第九十八章	婉拒有妾君	241	第一一七章	回门商盖房	291
第九十九章	再拒为人妾	243	第一一八章	蛮横姐横行	294
第一〇〇章	痴情甘远嫁	246	第一一九章	雅间议供货	296
第一〇一章	媒婆踏破门	248	第一二〇章	尴尬遥相避	298
第一〇二章	兄妹私托媒	251	第一二一章	重拾医馆梦	301
第一〇三章	掌掴了亲事	254	第一二二章	傲慢断合作	303
第一〇四章	恨嫁女逼婚	257	第一二三章	妇唱夫愿随	307

第一二四章	盖房排众议	309
第一二五章	未老即有喜	311
第一二六章	医馆新开张	314
第一二七章	赔礼重合作	317
第一二八章	慧眼选伙计	320
第一二九章	选地签契约	323
第一三〇章	回护好姐妹	326
第一三一章	救急免药费	328
第一三二章	买人破谣言	330
第一三三章	男人也争宠	333
第一三四章	工厂新开工	335
第一三五章	高僧解玄机	337
第一三六章	夫妻齐上阵	340
第一三七章	起死复还生	343
第一三八章	神医美名扬	345
第一三九章	晚饭话家常	348
第一四〇章	逼婚终解疑	351
第一四一章	搬屋得火讯	353
第一四二章	舍身入火海	355
第一四三章	偷儿误引火	357
第一四四章	舍儿为保己	359
第一四五章	倾家赔损失	362
第一四六章	丫头换新衣	365
第一四七章	斥责实心郎	367

第一四八章	新家双喜临	369
第一四九章	连家攀关系	371
第一五〇章	恶婆终离世	374
第一五一章	护短停尸身	377
第一五二章	恨不认爹娘	379
第一五三章	和缓留暂住	382
第一五四章	热闹变吵闹	385
第一五五章	试探真心意	387
第一五六章	鸿雁传书信	390
第一五七章	憨厚男吃醋	392
第一五八章	重提盖房计	395
第一五九章	自作离别计	397
第一六〇章	神探觅隐情	400
第一六一章	亲制桃花簪	402
第一六二章	生辰收贺礼	405
第一六三章	贪想掌家财	407
第一六四章	打岔巧拒绝	410
第一六五章	俏姐惹嫌隙	412
第一六六章	哄妻终展颜	414
第一六七章	气骂碎嘴人	416
第一六八章	挑拨劝休妻	418
第一六九章	强送贪利亲	420
第一七〇章	厚礼赠至亲	422

第八十六章 舍身助脱逃

大福爹从矮石头上站了起来，朝陆紫菀走了过去，伸手就要去拉陆紫菀，好在陆紫菀反应快，一下子躲到连关朗的身后去。

“菀姐儿，你现在是我媳妇，跟我回家去！”大福爹板着脸不悦地道。

“呸！谁是你媳妇，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我爹都比你小上一两岁，我叫你爹还差不多！”陆紫菀一脸厌恶地骂道。

“村长，我听菀姐儿说，你们两家既没有媒婆下亲，也没有定亲书，这菀姐儿的娘也从没有点头允诺过这两家的婚事，你们怎可强绑了菀姐儿成亲？你们这是在绑架，那是犯法的事，是要吃牢饭的！”连关朗将陆紫菀护在身后，轻声道，“菀姐儿，别怕，有我在，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关朗哥，我就靠你了。”陆紫菀点点头，有些庆幸她今晚遇到的是连关朗。

“她外祖母何高氏已经收了我们家的聘礼二两银子，说将菀姐儿许给我，难道这还不算数？”大福爹理直气壮地道，“这事我们村里大伙儿可都知道！”

“你傻啊！何高氏算什么东西，她凭什么做主我的婚事，她是我娘还是我爹啊！”

“她是你娘的娘！”大福爹答。

“是，她是我娘的娘，可她姓何不姓陆，我爹在的时候，我的婚事我爹做主，我爹不在那就是我娘做主，什么时候轮到她老太婆做主了！这事情，就算是何高氏给你们写下了婚书，只要我娘没同意，到了官府那你们就是没理，就是绑架良民！”

“我说村长，你也是老一辈了，这事情你怎么就能这么糊涂？这种事情，换谁家，谁家能做？哪里有外祖母插手外孙女婚事的道理。”连关朗也觉得这事情黄家村实在是做得糊涂。黄村长哪里是不知道啊，只是经不住何高氏劝说，一想到菀姐儿年纪小，能生，能多给家里开枝散叶，这才动了这歪心思。

“爹，反正菀姐儿的外祖母已经收了聘礼，这事情可不能就这样因为她几句话就放她走，我们今天摆了酒席还花了不少钱呢，再说了，我们县衙上有人，怕什么，舅舅不就在县衙里当差嘛！到时候，就算陆家闹到官府去，哼，只要和舅舅说一声，我就不信还能搅和出什么事情来！”大福爹一双眼睛直瞪着陆紫菀道。

“就是，村长，传出去，多损您老的面子啊！”有好事的村民怂恿着。

陆紫菀怒得全身都在发抖，连关朗也注意到似乎情况不对，黄家村村长的儿子仗着县衙里有人，似乎准备要用强。

陆紫菀偷偷地拉了拉连关朗的衣角，用眼神示意他悄悄地后退，然后拉着连关朗就朝后面的路跑，一边朝连关朗道：“关朗哥，快跑啊！”

“哎！人又跑了！大家快追！”大福爹连忙追了上去。

眼看村民又要追上来，陆紫菀沮丧地道：“关朗哥，早知道就不管这些人了，结果，我这是含着菩萨心来白白送死！”

“还跑！”有村民抄了近道，一下子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连关朗立刻张开双手将陆紫菀护在身后道：“我不会让你们带走菀姐儿的，有本事，你们杀了我，我倒是要看看，出了人命，官府还能不能护着你们！”

“我陆紫菀今天就告诉你们，要想我嫁给这个老东西，不可能！除非弄死我，你们抬一具尸体去拜堂成亲！”

“哎，菀姐儿，嫁谁不是嫁？嫁给大福爹有啥不好？大福乖又不要你操心，村长家又厚实，怎么也比你嫁给别人好过啊！”有村民开始劝说陆紫菀。

“好过？哼！”陆紫菀冷笑，“好过，你怎么不让你家女儿嫁过去啊！”

“我倒是想，可惜我家姐儿还小，还不到说亲的时候呢。”那男人笑着就接过去。

“菀姐儿，别跟这些人多说，我来帮你拦着这些人，你快跑。出了这个村口，你往左边那条路跑，那是通向河西村的路！”连关朗护着陆紫菀一步步往后退。

“不行，这些人也许真的会打死你！”连家都不管连关朗了，就算连关朗真的被打死，这些人也仗着县衙里有人就有恃无恐。

“不会的，他们最多打我解气，我皮糙肉厚的没事，你快跑。”连关朗话未落，直接将陆紫菀往后一推，将挡在后面的人一手一个直接往边上拉。

陆紫菀一下子被推出了好几米，看着连关朗和村民纠缠了起来，只得咬咬牙，心想跑出了黄家村一定找帮手来，就算花重金也要把连关朗从这群人手里救出来。黄家村的人比土匪还可怕！陆紫菀一边跑着一边暗自祈祷连关朗没事，能支撑到她找到人。

此刻，她恨不得给自己的脚装上马达和轮子，迎着凉风，陆紫菀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跑，努力地跑，离开这里搬救兵。风吹在她的脸上，将她隐忍了许久的眼泪一颗颗地吹落，划过脸颊，只在脸上留下比夜晚还要凉的温度。

无人的村路，入目的是一片黑色，耳朵里只有蛙鸣声，还有那嗒嗒的马蹄声。陆紫菀身子猛地一颤，马蹄声！陆紫菀的印象里，她认识的人里只有白家有马，她早上本来是约好和白安澜去游玩的，是不是她娘和二伯找不到她，去找了白家帮忙？

陆紫菀跑得更加用力，心里着急得就像那马蹄是踏在她心口上一般凌乱。

月光下，陆紫菀紧紧地盯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马，一匹匹地数着，速度太快，她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但是她看清了，跑在最前面的是安洛君世子和白家大少爷。

“白大少爷！世子！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空旷的村路，她的叫声一声声地朝着远处传去，惊吓得路边的乌鸦扑棱着翅膀就从树上飞了起来。

“看前面！是陆姑娘！”最前面的安洛君听见声音，朝远处的人影看着，一眼就看到身穿红

色嫁衣的陆紫菀，语气中带着哽咽，还有一丝激动。

“是！真的是陆姑娘！”白安寒夹紧马肚，用力地甩着马鞭，“驾！驾！”

“一个人回河西村报信，说我们找到陆姑娘了，其余人加快速度跟上！”安洛君朝着跟在后面的下人吼了一句，也加快了速度朝前追去。

“快！快去前面救关朗哥！晚了我怕他会被村民打死的！”陆紫菀着急地指着前方。

“陆姑娘，你别着急，我拉你上马！”安洛君伸手，一个巧劲直接将陆紫菀拉上了马背，将陆紫菀圈在自己身前，道了句，“失礼了！”说话的同时，马鞭一扬，马高昂地嘶叫了一声，朝着前面奔跑而去。两人却未曾发现，身后的白安寒微微张启着唇，手停在半空中，无声地叹了口气，催促了身后的人一句，紧跟两人而去。

第八十七章 罪有应得报

“在那！在那！”陆紫菀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看，哪里还有精力去注意别人，一心就想着连关朗一定要没事。

“关朗哥！关朗哥！”大老远的，陆紫菀就扯着嗓子大声地喊着，就是看到连关朗被村民打才心急，希望那些村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后停下来。

“吁！”安洛君拉紧缰绳才停下马，没料到陆紫菀突然从马背上跳了下去，着实吓了一跳，见陆紫菀无事，这才松了口气。

“你们放开关朗哥！”陆紫菀推开那些惊讶的村民，朝连关朗跑去，看着连关朗脸被揍得瘀青，又气又是愧疚，“关朗哥，他们都把你打成这样了，你怎么不还手啊！”

“我力气大，怕一不小心打死人给你惹更大的麻烦。”连关朗见陆紫菀骑着马回来的，便知道陆紫菀一定是找到了能救她的人。能骑马的，都是有本事有身份的人。

陆紫菀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了下来，怒骂：“你真是笨蛋！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以后麻烦不麻烦啊！”

“我皮糙肉厚的，不怕打。菀姐儿，这不是安全了么，你别哭了啊！”

“哟，这又是谁啊，真威风，这马一看就是好马，不知道多少银子才能买得到。”在贫困地生活的村民，生来就有种对权贵的敬畏和惧怕，一见到是富贵人家人，一个个都直直地站着不敢动，倒是开始站在一边说起马，更有人揉着手想要上去摸一摸。

安洛君从马上跳了下来，神色不明地看着一脸紧张的陆紫菀，她的眼泪一颗颗地落下，似乎滚烫了他的心一样，莫名其妙的，就像猫爪子在心口上挠一般。后头白家的下人和官府的衙役紧跟着就到了，一个个立刻下马，朝着安洛君走过去。白安寒则朝陆紫菀走了过去，见陆紫菀在掉泪，心一紧，连忙关切地问道：“陆姑娘，你没事吧？”

陆紫菀擦了擦眼泪，摇摇头，“没事，还好遇到了你们。”

“谁是村长？”安洛君压下心里莫名其妙的情绪，在人群中看了一圈，最后将视线定格在还穿着喜袍的大福爹身上，脚步未动，抬手指尖直直地对着大福爹，凉风吹动着他的衣袖，伴着他清冷的声音，“你就是新郎？村长的儿子？”

“是……是又怎么样！”大福爹支支吾吾地回了句，心里却在不停地打鼓。

“朗朗乾坤，买凶绑架，强抢良家姑娘，你说应当如何！”安洛君不怒自威的神色，一下子让那些原本还跃跃欲试上前碰马的人全部打消了念头。

“谁买凶绑架了？她可是我给了聘礼名正言顺要娶的媳妇！”大福爹脸一横，咬着牙硬是顶了一句回去。

“陆姑娘的娘可是收了你家的聘金？那么你们的婚书呢？拿出来，给我们大家看一看！”白安寒道。

“什么婚书，我们是口头说好的，何高氏可都收了钱，村民都知道的！”大福爹答。

“既是何高氏收了你家的聘金，你娶何高氏家未嫁女儿才是名正言顺，你和陆姑娘既无媒妁之约，也无任何婚书作保，你这就是在买凶绑架！”白安寒怒，“你们绑架陆姑娘的时候，可曾想过，陆姑娘的家人会着急！绑架可是作奸犯科之事，必要坐牢的！”

“呸，你吓唬谁啊！我们家县衙里有人！”大福爹对“坐牢”两字是又怕又有恃无恐，他是怕坐牢，却知道只要他舅舅还在县衙里，那就没人能让他坐牢！

大福爹一双眼睛在衙役里寻找着，看是不是有认识的人，这一看还真给找到一个，连忙走了过去，拉着人家的手臂就道：“大牛哥，我是大福爹啊，上回我和我舅舅还有舅舅家的大表哥，我们几个还一起在镇上吃过酒呢！别才这几天就不认得我了吧？”

“刁民，走开，谁认识你了！”被拉着手臂的衙役甩瘟疫似的甩开大福爹的手，连连后退怒斥着，“尔等休得在世子爷面前无礼！”

“世子爷？什么世子爷？”大福爹神情一顿。

“安贤王世子！”那衙役连忙朝安洛君解释，“我可不认识他，我家在县里，怎么可能认识这黄家村的人。”

那些村民一听到衙役的话，立刻全部跪倒在地，齐呼：“小民参见世子。”

安洛君眼皮都没抬一下，道：“此等人不配当一村之长，从今日起，黄家村村长不再是此人，待我回县里自会告知县官。来啊，将两人带走，押进县牢，听候发落。”

黄村长和大福爹一听，慌了神了，连忙跪地求饶：“世子爷饶命啊！世子爷饶命啊！小民一时糊涂铸下大错，求世子爷开恩。”

“世子爷，我家还有一个孙儿呢，孙儿从小就没了娘，求世子爷看在孙儿还小的分上，放过我们一回吧，我们再也不敢了！”黄村长一个劲儿地磕头求饶。

陆紫苑本来是什么都没有动容的，现在提起黄大福那个才十岁的孩子，她心软了。

“安世子，不知，这绑架，县老爷会如何定罪？”陆紫苑问道。

“按律例，绑架良家姑娘是重罪，至少得打七十大板，丢入大牢十年。”安世子答，“若陆姑娘不满意，我一句话，便让县太爷斩了两人便是。”

“安世子，孩子是无辜的，到头来受苦的是孩子，一人打个二三十板子，然后丢牢里十天半月便是。”陆紫菀不是同情这两个罪有应得的人，她可怜的是孩子。

“那就按照陆姑娘说的办。”安洛君摆摆手，“你们俩还不快多谢陆姑娘替你们求情。”

两父子见状，朝着陆紫菀的方向爬了过去，“多谢陆姑娘不计前嫌为我父子说情！陆姑娘是活菩萨在世，我们一定会牢牢记着陆姑娘的恩情。”

“带下去。”安洛君朝着衙役低吼道，衙役连忙上前将两人拉走。

“陆姑娘，我带你回去吧，你家人都还在家里等着你平安回去呢。”白安寒上前和陆紫菀面对面站着，开口道，“早些回去，喝点热汤压压惊，早点休息。”

陆紫菀点点头，朝连关朗看去，道：“关朗哥，你都伤成这样了，跟我们回去养伤吧。”

连关朗点点头未说话，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受伤的嘴角，然后笑着。

一行人骑着马离开了黄家村，依旧是安洛君带着陆紫菀，一群人是心急如焚地来，皆是放心地回了河西村。路上陆紫菀才有心去问安洛君他们怎么会来黄家村。

“日落以后，在村子里找不到你，我们就加派了人手，拿了你的画像，和带走你的那个男人的画像往周边的村子问去。后来，有人认出那个男子是镇上游手好闲的癞子，这才知道原来你被他和另外两人绑到了黄家村，也是从他们口里知道，你被绑去当新娘了，这可吓坏了我们大家，还好你没事。”

安洛君不知道自己当时那种心情应该怎么用言语来形容，疼痛，更或者是绝望，特别是听到陆紫菀的娘说起陆紫菀的性子，说她一定会被逼死的，那一刻他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心都停止了跳动。

安洛君也未曾想过，这世上会有这样一个人，只需要一眼，就能惊艳一个人的生命。他始终记得，在白府门口的那惊鸿一瞥，那道粉色的身影会就此住进他的心里，在寂静的无人夜晚，他举着酒杯对着月，竟然哪里都会变成她浅浅含笑的脸。

此时，安洛君更想不到，这些短暂的回眸和她巧笑嫣然的模样，竟然会成为他今后岁月里唯一的装点，这一切的回忆都成为他那段岁月的唯一美好。

“还好你们也及时赶到了，否则，关朗哥没准真的要被打死。”陆紫菀扯了扯嘴角，“今日之事，多谢安世子出手相救。”

“关朗哥？他是谁？你们怎么遇到的？”这是安洛君不止一次听到陆紫菀说出这个名字，便好奇地回过头看了眼身后那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农夫。

“他是我们河西村的猎户，今天也算是运气好，晚上竟然在山上遇见他，不过也因此拖累了他。”陆紫菀答。

“山上？大晚上的，你上山了？那他一个人，大晚上的在山上做什么？”安洛君无法想象陆紫菀这一天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

“我还是从被弄晕醒来之后的事情说起吧。”陆紫菀抿抿唇，隐瞒了自己躲进空间里的事情，只说自己找到一个隐秘之处躲了起来，一直说到碰到安洛君一行人之后。

听说陆紫菀在拜堂成亲之前就逃了出来，安洛君在心里松了口气，难怪陆紫菀这会儿心情就平复下来，并没有像别的女人那般一路哭哭啼啼的。

“离开家一整天，娘她们一定担心死了。”陆紫菀归心似箭，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第八十八章 骨肉终相聚

一盏茶的时间后，马停在了陆家的门口，早先收到了陆紫菀平安的消息，何春梅和陆东林一家子都站在院子里，就连白安澜和白安泽都还未离开陆家，一大群人昂首眺望着马背上越来越近的陆紫菀。

“娘！半夏！”马一停下，陆紫菀直接从马背上跳了下来，直接朝着站在最前方的何春梅和陆半夏跑了过去，紧紧地抱着两人，劫后余生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

“娘，是我不好，我今早不该和你发脾气。”陆紫菀早就想好了，回到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何春梅道歉。那是她的娘，她怎么能责怪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呢？

“哇！”陆半夏一下子哭了出来，紧紧地抱着陆紫菀的大腿，“姐姐，你怎么才回来啊，我好担心你，娘都哭一天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陆东林看着陆紫菀身上的嫁衣，一时间又喜又忧。

陆兰和陆荷两姐妹，肿着眼睛看着陆紫菀，陆兰是默默地掉着泪，陆荷则是和陆半夏一样放声地哭着，“紫菀堂姐，呜呜，我也好担心你。”

陆紫菀咬着唇，用力地擦掉了眼泪，牵强地勾着唇角，道：“娘，二伯，二伯母，大家都别哭，我回来了，大家要高兴。”然后转过身朝着连关朗的位置走了过去，“关朗哥，时间不早了，你早些回去歇息，我明天去看你。”

陆家的动静一下子吵醒了邻居，隔壁婶子和大叔第一个跑出来，看见陆紫菀，也跟着松了口气，“菀姐儿，你总算是回来了，你今天把你和你二伯一家担心的，瞧着，小的大的都不安心，总算是安全回来了，真是老天爷保佑啊！”

铁蛋娘说着便朝着天上拜了拜，陆紫菀含泪浅浅一笑，“婶子，让你也跟着担心了，铁蛋还在里面睡着，赶紧进去吧。他的病才好，别吵醒了他，让他多休息些时日才好。”

“哎，你们也早点去休息。”铁蛋娘点点头，和自家的男人回了院子里去。

白安澜一直在后面抹着眼泪，噙着嘴，“紫菀姐姐，呜呜，你担心死我了！还好你没事，不然，我非得让世子哥哥和郡主表姐把黄家村人一个个地杀了！太可恶了！”

“黄家村村长那个死老头，看我明天不带人去整死他！还有，陆紫菀，你怎么回事，你是笨蛋吗？这么大一个人，人家随便两句话就把你给骗走了，他是给你糖葫芦了还是给你红豆糕了？”白

安泽瞪着眼睛，眼睛里满是红色的血丝，一眼看去，还真的有点瘆人。

“安泽！”白安寒低声呵斥了句。

“那人说家里有哥儿病了，发着烧想要我去帮着看看，我也没有想过这村里还会出这万人，见那人也是一脸担心的样子也就相信了。”陆紫菀瞪着白安泽朝着大家解释了句，回了白安泽一句，“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一点吃的东西就被哄走了。”

“你就是小孩，人家哥儿病了关你什么事，你凑什么热闹，村民夸你两句女郎中，你就真当自己是女郎中了？”白安泽撇撇嘴，“笨死了，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二哥，你这人怎么回事！紫菀姐姐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你担心得要死，人家回来了，你倒好，劈头盖脸就骂上了！”白安澜气得跺脚，“紫菀姐姐，我们别理他！”

“陆姑娘也担惊受怕了一天，我们都早些回去，让陆姑娘一家好好团聚，也好早点歇息，我们等明天再来看望陆姑娘吧。”安洛君见陆紫菀神色疲惫，便出声道了句。

陆紫菀笑笑，算是在谢谢安洛君的细心，道：“明天还需劳烦安世子带着衙役同我上河南村，找我那外祖母何高氏算一算这怂恿他人绑架的事情。”其实，再严格一点来说，何高氏不仅仅是参与了，也算是主谋之一，更算私自贩卖良民。

“那我们明天晚饭后来，陆姑娘明早放心地多休息一会儿吧。”安洛君点点头应下，朝着白安澜道，“安澜妹妹，我们回去吧。”

白安澜有些依依不舍地，拽了拽不肯动的白安泽，几人坐上马车，连夜离开了河西村。

人都走了，陆家的小院子只剩下陆家两房，葛蕊心疼地拍拍陆紫菀的手背，朝着何春梅道：

“紫菀娘，夜深了，既然菀姐儿回来了，那就让她早点歇息。我们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菀姐儿。”陆东林和葛蕊带着两个姐儿就回了自家，陆紫菀关院子门的时候，陆半夏紧紧地寸步不离跟着她，生怕她又没掉似的。

“姐姐，怎么样我才能一下子长大，这样我就可以保护你了，我每天都跟着你，谁要是敢欺负你，我就揍扁他！”陆半夏捏着拳头一脸恶狠狠地说着。

何春梅待陆紫菀关了院子门后，看着陆紫菀身上的嫁衣出神，直到陆紫菀叫了她许多声之后才回过神来。

“我的紫菀穿上大红嫁衣果然是很漂亮，可惜，这衣裳却让娘厌恶，赶紧脱了给丢得远远的去，娘现在去厨房给你烧水，好好洗洗你身上的晦气，也给你下碗面汤压压惊。”很多话何春梅最终都没有问出口，转身进了厨房。

“娘，多下点面，我们仨都吃上一碗。”陆紫菀知道何春梅担心什么，只叫何春梅多下点面，她知道陆半夏和何春梅因为担心她，中午和晚上都没吃好。

“姐姐，他们都说，今天这事情是外祖母和黄家村的人一起串通起来做的，这是真的吗？外祖母为什么这么讨人厌，为什么这么坏？”陆半夏轻声问着。

“有些人投胎的时候就丢了良心，才会做出这些可恶的事情。”

“今天家里来了很多官老爷，他们有没有把坏人全部抓进牢里？”陆半夏问。

陆紫菀愣了愣才反应过来陆半夏说的是那些衙役，随即点点头，道：“有，怎么没有，还要打坏人板子呢。”

“那外祖母呢？”

陆紫菀眼眸一沉，她明天非得把何高氏那个老太婆给弄到牢里去，非要看着何高氏跪地求饶！其实陆紫菀知道何春梅想问的一定就是关于何高氏的，不过，她最终还是忍了下来没问，何高氏这一次是彻底让何春梅心冷如灰了。

一个人，你往他心窝里捅几刀，他也许会因为善良而慢慢地原谅你，但如果你伤害了他最在乎的人，那么，再善良的人也不会原谅你。何高氏可以寒她的心，但是不能伤害她的孩子，如今承受了一整天担惊受怕的痛苦，何春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

洗了澡，陆紫菀换上了自己的衣裳，看着何春梅，一把火烧了嫁衣。陆紫菀冷笑着，何高氏，再让你安然一个晚上，明天中午，等着瞧，看我怎么整治你！

第八十九章 恶人自得报

第二天一早，陆紫菀依旧是早早起了床，虽然昨天是又惊又怕地过了一天加一个晚上，但是，心里记挂着事情，翻来覆去也睡不着。

何春梅起来煮早餐，见陆紫菀起那么早，问道：“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心里挂着事，睡不着，早饭还是我来吧，娘去看看半夏醒了没。”陆紫菀接过何春梅手里的东西，将何春梅支开。她心里还想着连关朗的伤，那些村民可真是个个都下得了狠手。

陆紫菀切了一小块精瘦肉，洗了白菜，又用自己空间里的水熬了粥。她心想着，用空间里百灵泉的泉水，应该能加速伤口愈合，于是拿了水囊装满水，准备拿给连关朗直接喝，随便找个理由混过去就是了，反正他这人也像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肉粥熟了以后，陆紫菀先装了一大碗起来单独放着，等吃完了早饭，拿了个篮子，装些鸡蛋、水囊和粥便往连关朗家走去。

大早上的，路上没什么人，陆紫菀到连关朗家的时候，连关朗家的院子门还是锁着的，陆紫菀在外面叫了好一会儿，连关朗才从里面出来开门。走进院子，陆紫菀直接进了连关朗家的厅屋，将篮子一放，道：“关朗哥还没用早饭吧，我做了粥，你快来做。”

连关朗有些拘谨地站在一边咧着嘴笑着，貌似有些不好意思，看陆紫菀从篮子里拿出鸡蛋，忙阻止道：“菀姐儿，你怎么还带鸡蛋来啊，快拿回去！”

“关朗哥，这鸡蛋你拿去煮熟了，敷在瘀青的地方滚一滚，滚完了可不能浪费，记得吃了补进身子啊！”陆紫菀半开玩笑道，又指了指水囊，“这里的水你记得喝，可不能浪费了。”

连关朗点点头什么都没问，害得陆紫菀连早已经准备好的借口都没了用武之地。

两人正说着话，院子外有人一边叫着连关朗一边朝里面走了进来，是蒋荣。

“荣大哥，你也来看关朗哥啊。”陆紫菀先和有些惊讶的蒋荣打了声招呼。

“是菀姐儿啊，这么早。”蒋荣回过神来，笑了笑。

“是啊，关朗哥昨天为救我受了伤，挨了黄家村村民的打，我惦记着他的伤，便过来看看，还好关朗哥没太大的事，不然我要愧疚了。”陆紫菀大大方方地回答着，别人为了救她受伤，她来关心关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好遮掩的，再说，这个蒋荣和连关朗的关系好，也不会到处去说什么。

“还是菀姐儿有心，我知道你好意，不过，看着这时辰大家也都出来走动了，菀姐儿还是早些回去吧，你关朗哥这儿有我呢，你放心，不会让他有事的。”蒋荣拍拍自己的胸脯，向陆紫菀说道。

陆紫菀点点头，知道蒋荣是为自己着想，等走出院子许久之后，她才猛然觉得，蒋荣的那一句“你关朗哥”听着怎么这么怪异，关朗哥什么时候成她的了？

陆紫菀反应有些迟钝，这才恍然醒悟，蒋荣看着她离开的时候嘴角是带着取笑的意思，哎，这算是连关朗的损友吗？

午饭后，白安泽和白安澜就来接陆紫菀了，原来安洛君和白安寒两人在村口处分了路，两人怕有人通风报信直接去了河南村。陆紫菀想了想，又从马车上下来，进屋子叫上了何春梅和陆半夏一起去河南村，她看得出来，两人都很想跟着去。

马车走了不到两刻钟就到了河南村，一下马车，大老远的就看到何家的门口围着一大群村民，只是门口守着两个衙役，这才没人敢进去凑热闹。几人一进院子，就听见里面的陈红和何福生的哭声，还有一个老婆子的吵闹声。

陆紫菀进了何高氏的屋子才发现，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还有几个是她没见过的人。倒是那个媒婆也在，边上还站着一个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农妇，陈红的边上是陆紫菀见过的老郎中，正背着医药箱摇着头，床上则是肥硕的何高氏。

“怎么回事？”陆紫菀瞥了眼床上的人，脸上没有任何担心的神情。

“哎呀！梅妹啊，菀姐儿，你们总算来了，这两个婆子见你哥和天福哥儿不在家，欺负我们几个孤儿寡母的，硬是要上门来抢钱，娘不给，她们就把娘给推地上了，结果娘那老腰就给撞门槛上，老郎中说折了，以后娘就得躺床上过后半生了！”

陈红挤着眼泪大声哭喊着，陆紫菀这才朝着何高氏认真地看，意思是何高氏瘫痪了，成了废人？这瘫得还真是及时啊，自己都还没来得及整治她，她倒是被别人给弄瘫痪了，就为了二两银子，争执得连命都不要了。为了钱抛弃最基本的人性，却换来躺在床上当一个活死人，简直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她们是谁？”白安澜在一边听了会儿，听懂了，秀手指着那两个婆子问道。

“这是媒婆，这是那黄家村大福爹的姐姐，就是她将我娘给弄成这样的！”陈红说着就朝着衙役跪下了，直磕头，“官爷啊，你可要给我们孤儿寡母做主啊！”

“够了！舅母，‘孤儿寡母’这个词儿可不是你这样用的！舅舅还在呢，闭上你的嘴！”何高

氏做什么事情，是一定会和这个儿媳妇商量的，她一定是知情人！

陈红傻傻地愣了几秒，随即又号啕大哭起来，对着何高氏又是磕头又是跪，“娘啊，你怎么就这么惨啊！生了个女儿，看见你被欺负，一声都不吭，还任由她的女儿来怒骂我这个舅母。娘啊，你当初怎么就那么不长眼，养了个白眼狼呢！”

“荒谬！”陆紫菀气得直接往边上的木桌子一拍，啪的一声，吓坏了大家，“陈红，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比你何高氏配用‘白眼狼’这个词了！你们两人，长得人模人样，却做着畜生不如的事情，处处算计我家的钱财，算计不得，就与他人串通买凶绑架我，想要将我强嫁给一个比我爹还大的老男人。你们有没有想过，天理报应，不是老天不报，而是时候未到，看到了吗？恶人自有恶人报，何高氏的下场是她咎由自取！”

陆紫菀一步步走近何高氏，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地上目瞪口呆的陈红，“你以为我今天来做什么？你以为衙役来做什么？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让这些衙役抓你们去坐牢的！绑架良民，你以为什么代价都不用付？太便宜了吧！”

“你和何高氏口口声声说是我的舅母和外祖母，你问问大家伙儿，谁家的外祖母和舅母能做出如此天理难容的事情？别说何高氏现在是瘫痪在床，你们就是哪天走在路上被雷劈死，那也是报应，是你们应得的，造孽太多，是你们活该！”

“活该！就没有见过这么缺德不要脸的人！”白安泽骂道，“像你们这种人，就该拖出去凌迟处死！”

何福生早在一边吓得哇哇大哭，拉着陆紫菀求情，“表姐，求求你不要抓我娘去坐牢，我不要当没娘的孩子。”然后又朝着何春梅说着，“姑姑，是祖母和娘不好，你求求表姐，让她原谅娘一次好不好？”何春梅只是抹着泪没吭声，摸着何福生的头。

“大福他姑，这里没我们的事，我们还是走吧！”媒婆拉了拉那婆子转身就要走。

陈红跪在床前头正哭着，一听两人要走了，立刻死死地拽住那婆子，“将我娘弄残了就想走，世界上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给我赔十两银子，不然别想出这门！”

“十两！你去抢！别说十两，就是一文钱都没有，赶紧把我弟弟给你们家的二两聘金给还回来！”那婆子一听陈红要讹诈自己，就打定主意要拿回那二两银子。

“想退银子，做梦！我们可都把人给你送去了，是你们家自己没用，守不住人，凭啥还想要退回去。再说了，要退银子，你让大福爹本人来说啊，你一个外嫁女，有什么资格管这事！你将我娘推成了残废，这钱，你必须赔！”

陈红粗着脖子红着脸，死命地将人给拖到床前，一边哭着一边嚷：“娘啊，你倒是快醒醒啊！别就这样丢着我任人欺负啊！”

陆紫菀就像看戏一样站在一边，陆半夏有些害怕，紧紧牵着她的手，躲在她的身后看着陈红又哭又闹的，轻声地问着陆紫菀：“姐姐，外祖母不动了，死了吗？”

“现在是没死，但是以后生不如死。”陆紫菀冷笑。

第九十章 言激终瘫痪

在外头做活的何贵生和何天福慌慌张张地跑进门来，两人都出门好些天了，今天一大早就收到同村的亲戚捎的口信，说家里出大事了。

两人坐着牛车回到村里，村里到处都在传何高氏做的那些缺德事，这一听，吓得两人恨不得多生出一双翅膀来，火急火燎地回到家。

“娘！”何贵生心头一紧，冲了进去。

陈红一见何贵生回来了，哭得更是卖力，“娘啊！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啊，看看媳妇一个人被欺负的呀！”

何贵生双脚都在颤抖，直接朝着地上一跪，眼睛一红，“娘，我这才带着天福离开几天，怎么就，怎么娘你就这样走了？”

“舅舅，外祖母只是瘫痪了，没死呢。”陆紫菀翻翻白眼，也不怪刚回来的何贵生会以为何高氏死了，实在是陈红那副模样，就像是在哭丧。

“谁诅咒老娘呢！”何高氏一睁眼就听见陆紫菀后面那三字，一边哎哟哎哟地叫着，想爬起来却动都动不了，一使劲儿，全身就痛得像千万根针在扎一样。

“哎！醒了，醒了！”那婆子一见何高氏醒来了，连忙手一伸，“何高氏，你把从我弟弟那骗来的二两银子还来，既然不能做主菀姐儿的婚事，你当初就不能收聘金！”

“哎哟，我怎么动不了了？痛死我了！”何高氏翻着白眼就一个劲儿地喊着疼，何贵生连忙朝着老郎中看去，询问何高氏的病情。

“用菀姐儿的话说，瘫了，这人啊，自作孽不可活，这瘫病我可不会治，吵吵闹闹的，看得我这老头子都心烦。”老郎中背着药箱就从人群里挤了出去，回头看了眼陆紫菀，在陆紫菀的肩膀上拍了拍，叹了口气，“苦了你这孩子了，哎，真是造孽！”

“娘！你和祖母这是做的什么事情啊！早和你们说，不要老算计着一些不是我们的东西，为甚你们就是不听！你们可晓得，打我和爹进村，所有人都指着我和爹的鼻头笑话我们呢！现如今，你和祖母还想不想我们家继续在村子里生活了？”

何天福打从进村脸色就没有好过，被人指着鼻头骂得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

“爹，表姐说要这些官爷抓祖母和娘去坐牢。爹，不要啊，我不要当没娘的孩子。”何福生泪眼汪汪地瞧着何贵生，“爹，你快和表姐说说吧！”

昨天的事情，何贵生根本就不需要再问，从村民那你一言我一语中就明白了个透，但是进门后，他以为何高氏死了，心里一下子被悲痛占据，暂时忘记了这些事情。

吵闹间，那媒婆见大福姑姑不走，就自己一个人偷偷地一直往后退，摸到门边的时候，却听见安洛君道了句：“来啊！把这个婆子押下去，丢进大牢里！”

“官爷，官爷！我可冤枉啊，这可不关我的事，我就是个媒婆，又不是我出钱绑架那菟姐儿的，也不是我出的主意！”媒婆被衙役架着，急得直蹬脚大喊着冤枉。

安洛君冷眼扫了扫那媒婆，满眼都是不屑，摆摆手直接让衙役将人带走。

“陆姑娘，你看这何高氏和何陈氏当如何处理？”安洛君将问题留给陆紫菀。

“我说这位爷，这事情不是官爷做决定的吗？你问她一个姐儿作甚，要我说这种人，就该和我那倒霉弟弟一样，打个几十大板丢进牢里！”那婆子双手叉着腰，“看你还不还我二两银子！”

“来人，掌嘴！”安洛君冷眼一瞥，“刁民，本世子未问你话，多嘴！本世子的决断，何时由你们这些刁民干涉？”领命的下人也毫不手软，打得那婆子半天不敢吭一声。

何贵生这才知道，这里面身份最高的原来是那个年纪并不大的男子，从他话里也能听得出来，这世子是很护着菟姐儿的，就连这惩罚人的决定都由着菟姐儿来做主。

何贵生叹了口气，不管何高氏做了什么，终究是自己的娘，如今她也瘫了，以后都要躺在床上过，这要是还送去县衙里挨板子坐牢，他也万分不忍心。

“瘫了？你们说谁瘫了？我可不要躺在这床上啊！梅妹，梅妹你有钱，快去给娘请最好的郎中，快啊！”何高氏总算是反应过来，心下一急，全身就开始抽搐着。

“你害得我这么惨，当我是傻子吗？休想我家给一文钱让你治病！”陆紫菀抢下话，见何春梅捂着嘴哭着跑出了屋子，便让半夏跟去看着。

“孽畜！孽畜！老娘这是怕你嫁不出去，为你好！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何高氏不停地抖着还能动的手骂着。

“是怕嫁晚了，我家的钱你就一文都摸不着吧，何高氏，你不配让我喊你一声外祖母。”陆紫菀冷笑，“出钱给你治病？我说了你这就是做梦，昨天黄家村村长和他儿子挨了板子坐了牢你也知道了吧？知道我为什么让这些衙役过来你这儿吗？任何人做了坏事，就是要付出代价，我是想送你进去和黄家人做伴呢！”

陈红一听，白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那何高氏躺在床上，全身抖得厉害，到了后来更是全身抽搐了起来，嘴角呶斜，隐隐还有白沫从嘴角流出。

“哎！快把老郎中叫回来啊！”何贵生连忙喊着，叫何天福赶紧去追老郎中。

没人看见，陆紫菀勾着唇角，冷笑着站在一边，将何高氏中风的症状清楚地看在了眼里。作为医生，是该有职业道德，但是，在成为医生之前，她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恨不得何高氏去死，怎么可能去救！瘫痪很痛苦？那么，瘫痪了还说了话，岂不是更痛苦？咬吧，用力地咬，咬断了舌头永远也说不出话最好！

安洛君朝陆紫菀看去的时候，正好看到陆紫菀眼里一闪而过的冷意，她的眼眸里，没有一点担忧和着急，静得比旁观者还要镇定。他的心不由得一跳，恍然大悟，这才是真正的她吧。

老郎中被何天福一路拉了回来，见状，立刻从药箱里拿出细针直接往何高氏身上的各个穴位上扎了进去。过了好一会儿，何高氏的症状才缓和下来，精神也慢慢恢复了过来。只是，她一

双眼死死地瞪着陆紫菀，五指动了动，手却怎么都抬不起来，嘴巴歪来歪去吱吱呀呀地说了半天，却一个清晰的字都吐不出来。

“我娘这是怎么了？”何贵生一惊。

“哎！我说了这就是造孽！刚才瘫了下半身，现在好了，全瘫了，连话都说不了了，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了。”老郎中摇摇头，背起药箱直接走人，连话都不曾多说一句。

陈红一醒来就听到老郎中的话，当即大哭，“娘啊，你怎么能就这样给瘫了啊！”

“你个老婆子，赔钱！至少得赔二十两银子！”陈红边说着就去扯那婆子的破钱袋。

“啊！官爷！有人抢钱了！”那婆子死死地护着钱袋子不停地往陈红身上打。

何贵生看了眼躺在床上那张恨不得吃陆紫菀的脸，朝着陆紫菀看去，道：“菀姐儿，这事儿是你外祖母和舅母不对，但是你看，如今你外祖母都已经这样了……菀姐儿，就当是舅舅求你了好吗？不然，让舅舅代替你外祖母挨板子坐牢可行？”

“舅舅，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陆紫菀一脸悲戚，转过头的时候眼泪就一颗颗掉了下来，

“我刚才说的那可都是气话，外祖母再不是，她毕竟是我外祖母，我哪能亲手将她送进牢里去啊！我刚刚是气不过，想吓唬吓唬外祖母而已，舅舅，你就当真以为我会那么狠心？”边上听着的人看着陆紫菀的眼泪愣了愣，刚才大家见陆紫菀满脸的怒意，那话说得可不就是很真？

“舅舅，如今外祖母都这样了，我哪里还狠得下心送她进牢里，那婆子也推了祖母，把祖母推成这样，也算是帮我报了仇，这事情我不追究就是了。”至于陈红，陆紫菀更是没有必要去做什么。

第九十一章 放走索钱婆

现在，何高氏瘫痪了，不死不活地躺在床上，陈红这个儿媳妇是伺候定了，何高氏活多少年，这个陈红就要端屎端尿地伺候多少年。以陈红这个性子，一定会虐待何高氏。以后哪里还需要她陆紫菀插手，两人的生活就算是自食其果，一个受累一个受气。

“你不计较我们家还不能不计较呢！这婆子把娘弄成这样，怎么也得赔银钱！”陈红挡着门，怎么也不让那婆子出门。

“赔你个鬼赔！是她自己站不稳，怪谁呢！算了，我这二两银子还是让我弟弟自个儿来讨要得了！”那婆子甩着陈红拽着她的手就想走。

“黄家婆子，这事情你还真不能就这样算了。”陆紫菀朝着婆子走了过去，“我外祖母是被你推倒撞成了这样，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跟衙役去县衙里走一趟，要你赔了钱然后打你几板子；二就是你自己现在就赔钱，大家就不去县衙了。”

“对，赔钱！二十两银子！”陈红一听这话的理是站在自己这里的，立刻大声嚷着。

“刚才才十两，现在就二十两了！”婆子大吼。

“十两那是瘫了一半的价，二十两是全瘫的价！不拿银子就送你去见县老爷！”